

→晚清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场家国保卫战

左宗棠收新疆

□ 谨以此书献给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

汪衍振 谷占江 陈树照 著

四十岁出道
三年内从幕僚升至宰相
抬棺收复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
敢于在朝廷之上大骂李鸿章祸国殃民
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大的靠山



中国书店

→ 晚清史上最扬眉吐气的一场家国

左宗棠收新疆

□ 谨以此书献给左宗棠诞辰二百周年

汪衍振 谷占江 陈树照 著

四十岁出道
三年内从幕僚升至宰相
抬棺收复中国版图六分之一的国土
敢于在朝廷之上大骂李鸿章祸国殃民
是红顶商人胡雪岩最大的靠山



中国书店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左宗棠收新疆 / 汪衍振, 谷占江, 陈树照著. — 北京：
中国书店, 2012.6

ISBN 978-7-5149-0382-9

I . ①左… II . ①汪… ②谷… ③陈… III . ①长篇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112875号

左宗棠收新疆

汪衍振 谷占江 陈树照 著

责任编辑：杭 攻

统筹监制：刘水晶

策划编辑：李 俊

版式设计：赵佳丽

封面设计：曹 成

出版发行：中国书店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琉璃厂东街115号

邮 编：100050

印 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mm×1000mm 1/16

版 次：2012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 张：24

字 数：280千字

书 号：ISBN 978-7-5149-0382-9

定 价：29.80元

目 录 | CONTENTS

第一章 一只豺狼闯进草原	001
第一节 老爵帅焦头烂额	003
第二节 成禄高台要威风	010
第三节 思的克献计金酋	017
第四节 阿古柏率军入侵	023
第二章 浩罕帕夏逞凶顽	029
第一节 侵略者大开杀戒	031
第二节 新疆王成阶下囚	037
第三节 南疆大半被占据	044
第四节 自封毕条勒特汗	051
第三章 关外将帅相互猜忌	057
第一节 马文禄请降	059
第二节 景廉的规疆大计	063
第三节 嵩武军提前出关	069
第四节 一榜总督晋协揆	076
第五节 外交谈判无作用	081
第六节 后来者竟然居上	086

第四章 收复失地反覆跌宕 091

第一节 海防塞防大讨论	093
第二节 阿古柏为所欲为	101
第三节 英国人居心叵测	107
第四节 老湘军祭旗出关	114
第五节 伪汗王调兵遣将	122
第六节 额尔庆额吓坏了	127
第七节 匪酋不信当地人	134

第五章 玛纳斯金顺遇强敌 143

第一节 刘京卿临机决断	145
第二节 恭亲王左右为难	158
第三节 金都护赏戴双翎	169

第六章 缓兑款西征临考验 181

第一节 考夫曼诡计多端	183
第二节 大将军智平兵变	196
第三节 威妥玛骗局戳穿	209

第七章 吐鲁番三军大会师 225

第一节 破常规改动师期	227
第二节 为救主白马留名	237
第三节 南大门訇然顿开	247

第八章 刘少帅一路扫群顽 261

第一节 刘锦棠破格受赏	263
第二节 库尔勒掘地寻粮	270
第三节 俄国人旧话重提	283

第九章 伪汗国土崩又瓦解 295

第一节 良禽须择木而栖	297
第二节 毅斋敢再走险棋	306

第三节 南路回祖国怀抱	316
第十章 收伊犁中外成焦点	323
第一节 崇全权辱国丧权	325
第二节 左爵相抬槂出关	331
第三节 定西北新疆设省	345
附 录	357
主要人物表	358
新疆历届巡抚任期一览表	367
《清史稿·地理志·新疆》节选	368
清史小常识	370

第一章 | 一只豺狼闯进草原

左宗棠限于兵力，导致出关的路迟迟不能打通。侵略者匪酋阿古柏抓住机会，开始在南疆大逞凶顽。血腥气开始在新疆的天空弥漫……

第一节 老爵帅焦头烂额

向关外增兵的日子越来越近，肃州渐渐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眼见阿古柏攻城略地、残害新疆百姓，钦差大臣、陕甘总督左宗棠怒目圆睁、寝食不安。

清同治十年七月十二日（公元1871年8月27日），甘肃省东部的六盘山以西、华家岭以东的静宁城，天空湛蓝，秋风习习。山坡披着绿装，但却看不见觅食的牛羊，田地里荒芜一片，不见庄稼，更看不见农民。

城里的衙门此时却异常忙碌，因为陕甘总督左宗棠刚刚统率着亲兵营来到这里。

但让人想不到的是，左宗棠尚未安顿下来，一道加急圣谕便递了进来。左宗棠来不及歇息，带上一应随员跪接圣旨。

圣旨的用词是很严厉的，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俄国地方官给俄国驻华公使发电报称：俄国七河省省长鄂（俄国七河省省长科尔帕科夫斯基或鄂尔帕鄂夫斯基的简称）已率军将新疆伊犁九城替大清国代为收复。如果清军无动作，俄国还要去代收乌鲁木齐。朝廷已命令伊犁将军荣全去接收伊犁，命令乌鲁木齐都统景廉带兵去收复乌鲁木齐，圣旨命左宗棠转饬乌鲁木齐提督成禄，率军从速出关去与景廉会和，以期尽快收复乌鲁木齐；着左宗棠迅速收复肃州，为成禄出关扫除障碍。圣旨又说，已命刘铭传所部绕兰州北路节节前进，即将出关去收复新疆其他被阿古柏所占领的城池。

圣谕中所说的肃州，就是今天甘肃的酒泉。因地处险要，像一堵石墙，镶嵌在进疆的道路上。

送走传旨差官，左宗棠手捧黄缎圣谕，在幕僚饶应祺的搀扶下，心事重重地走

进签押房。签押房是种什么房？说白了，就是办公室。

亲兵摆上新茶后，饶应祺见左宗棠眉头紧锁，不由小声说道：“爵帅，您老一路鞍马劳顿，下官扶您老去歇歇吧。”左宗棠得过伯爵封号，又是统兵大员，下属们习惯称他为爵帅。

左宗棠摇了摇，长叹一口气：“子维呀，照理说，陕西平定了，甘肃局面也大半安稳，是该向肃州进兵了。可是——咳！”子维是饶应祺的字。

饶应祺默默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忽然冒出一句：“爵帅，下官看您老今日的气色，好像比上几日好很多啊。”

左宗棠摸了摸胡子：“全身都疼，看东西模模糊糊，支撑着活吧。子维，你说马文禄真像传说的那样会用兵吗？”

饶应祺放下茶杯：“爵帅，下官派人详细打探过，马文禄占据肃州以后，一直在招兵买马、买枪购炮。尤其是陕西平定后，他收拢所有逃到甘肃的残兵败将，守城人数已经接近四万。他的确不可小觑呀！”

左宗棠点一下头：“这就是我最担心的。从打刘毅斋护送寿卿的棺材回籍后，我身边能调动的大将，也就是徐昆山了。可他麾下只有马步十二营川军，各营又都不足数，没有一个月时间，恐怕补充不齐。他现在靖远驻扎，最快也要四个月才能赶过来。成禄一直驻在高台，那里的情况又不清楚。他是乌鲁木齐提督，惟景廉的话是听，别人都不在他眼里。我们此时正是兵单休整时期，俄国熊偏偏抢先一步占据了伊犁！——这是逼着本部堂用险啊！”左宗棠口里的刘毅斋，便是左宗棠麾下京卿衔老湘军统领西宁兵备道刘锦棠，毅斋是刘锦棠的字；徐昆山便是左宗棠麾下总兵衔参将统领徐占彪，昆山是徐占彪的字。

饶应祺小声道：“您老是钦差大臣，不妨就给成军门发道命令，让他统率人马快速移扎到肃州，先把马文禄看住。等徐总镇到后，两军合一，肃州说不定一鼓可下。”

左宗棠仰天长叹一口气：“本部堂授命总督陕甘的那一刻起，就盼着收复新疆的那一天。现在终于可以腾出手来对付阿古柏那个洋犊子了，却才猛然感到，还有那么多事情没有料理妥当。就算我们把粮饷备足，景廉是否就能当真把阿古柏打出新疆？景廉眼空四海，最好大言，能不能打得过阿古柏还是未知之数啊。”

饶应祺一笑：“爵帅，朝廷只让陕甘筹备前敌粮饷，新疆的事，已全权委托景

都帅料理了。您老何必管那么多呢？”景廉因是乌鲁木齐都统，饶应祺故有都帅之称。景廉现在也是朝廷任命的钦差大臣，所有新疆军务，均由其办理。朝廷只命左宗棠为景廉筹运后路粮饷。

但左宗棠却打了个咳声：“先不说那么多了。子维呀，你下去后，先给靖远发个快函，命令徐昆山统带马步十二营从速拔营，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赶往肃州，以期收复肃州，为成禄出关打开通道；再给刘省三发个快函，探明他行走的路线，以备沿途饷需。”刘省三便是淮军第一大将刘铭传。刘铭传字省三，是直隶提督，现在原籍养病。

饶应祺走出去后，左宗棠又打开肃州地图看起来。

左宗棠是从福州闽浙总督任上调到陕甘的，他来到陕甘便开始与西捻军交战，随后又与回民义军厮杀，无一天不是在烽火中度过，已经整整四年。

左宗棠是湖南湘阴人，字季高，一榜出身。初入湖南巡抚张亮基幕府，张亮基调走后，又入骆秉章幕。后得两江总督曾国藩和湖北巡抚胡林翼密保，以四品京堂襄办湘军营务。不久自募楚军进入浙江与太平军作战，累官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回民义军纷起，清廷调派多路官军“征剿”不力，遂于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公元1866年9月25日）调左为陕甘总督，不久又加钦差大臣衔，节制所有在陕甘作战的清军。左宗棠一踏进陕西地面，但见义军遍布各州县，官军无一路不焦头烂额。无奈之下，只好奏请朝廷加派劲旅入陕。于是，提督刘松山率老湘军赶了过来，提督张曜率嵩武军赶了过来。半年光景，朝廷便向陕甘两省加派了四万余人。朝廷这么做，无非是想在最短的时间内平定陕甘，尽快打通进入新疆的道路。因为就在陕甘回民起义的同时，新疆也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并很快成立了几个互不统属的政权。不久，中亚浩罕汗国的军事首领阿古柏见新疆有机可乘，马上带着军队杀进新疆，并于同治七年初（公元1868年），明目张胆地成立了“哲德莎尔”汗国，自己当起了“毕条勒特汗”。同治十年（公元1871年），俄国见阿古柏把皇帝做得有滋有味，决定也从新疆弄上一块土地。于是突然出兵，将伊犁九城据为己有。

收复新疆已刻不容缓，左宗棠早一天打通进疆之路，朝廷便能早一天向关外加派兵力，景廉便能早一天向阿古柏侵略军发起攻击。

肃州成了中外关注的焦点。

十天后，左宗棠在静宁拜发《派兵前赴肃州》一折，向朝廷汇报办理情形。

经过深思熟虑，左宗棠决定先调派徐占彪所部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穿过凉、甘两郡，到肃州城外屯扎。左宗棠在折中这样写道：“此时兴师远举，尚非稳着。然当此强邻觊觎，狡焉思逞之时，则固有未可拘执者。臣接奉谕旨，已飞函穆图善，询其能否派队，一面咨商刘铭传，酌定进兵道路；一面飞饬记名提督、哈西巴巴图鲁、赏穿黄马褂徐占彪，统所部马步十二营，由靖远防所取道兰州，逾凉、甘两郡以抵肃州。”

圣旨很快颁下。圣旨先通报刘铭传病重不能马上赴陕一事，又对左宗棠命令徐占彪赶往肃州一事大加赞扬，称其“实能力顾大局”。圣旨最后又道：“成禄现在出关，粮饷最关紧要，该军虽有专拨之饷，深虑各省未能如期解到，左宗棠亦当代为筹画，随时接济，俾利师行。”

左宗棠未及圣旨宣完已惊得呆了。因为成禄是乌鲁木齐提督，粮饷理应由朝廷直接供给，陕甘并无为其供饷之责。何况，麾下各路人马饷需已让左宗棠倍感头痛，一直处于拆东补西状态，朝廷如今又命其为成禄代筹粮饷，这不是要他的老命吗？

传旨差官前脚离开，左宗棠后脚便骂道：“这是哪个混账王八蛋给朝廷出的主意？把成禄的粮饷也压在陕甘头上，本部堂的几万人马还要不要吃饭？”

骂过之后，回过头来一想，他又不能不按朝廷的命令去做。毕竟大乱方平，不仅国库没有存银，还欠着外国银行的高利贷。如今要向新疆发兵收复国土，朝廷赶运粮饷不及，总不能让成禄的人马饿着肚皮出关吧？左思右想，只能从本部人马的粮饷中往出挤了。无论如何，总得先让成禄大军吃饱肚子啊！

主意打定，左宗棠马上让文案给陕西、甘肃两省粮台发函，命两省藩库会同西安西征粮台，快速向高台运送一批粮饷，供成禄大军出关时使用。如果有误，定然军法从事。

成禄一直在肃州高台城外一带屯扎，因兵单势孤，未敢与肃州回兵接仗。朝廷大概也知道他的苦衷，并没有逼迫其孤军向肃州靠拢，算是养精蓄锐吧。

话说在靖远驻防的徐占彪接到左宗棠的命令后，并不敢耽搁，先打发人赶往各地筹集了一些粮草，又把各营缺额快速补齐，等接防的楚军张玉文部到后，便督率所部马步十二营，匆匆踏上征途。历经四个月的风餐露宿，终于赶在第二年的三月中旬抵达高台与成禄会合。徐占彪到的当日即往见成禄，商酌进规肃州的事。

得知徐占彪已经赶到高台，左宗棠马上飞书正在原籍募勇的刘锦棠，说：刚

接到圣旨，言称俄国替我国把伊犁收复了，好像还要去替我国收复乌鲁木齐；朝廷已经命令成禄出关，会同景廉去收复乌鲁木齐，让我加派劲旅守住嘉峪关。我已经命令徐占彪赶往肃州，让张玉文接守靖远。俄国此次出兵居心叵测，我们不能不防他……希望你尽快回来，为我分解忧愁。左宗棠的原话是：“忽奉密谕，以俄罗斯代复伊犁，并有代复乌鲁木齐之说，廷旨令成提督出关，会景副都护规复乌塞，以争先着，敕弟派劲旅赴肃州，扼嘉峪关。弟已覆奏派徐占彪率马步十二营赴肃州，令黄道拨两营交张玉文带赴靖远接防。惟察俄人此事不怀好意，景、成屯兵数年，不能克乌鲁木齐，望其有为，难矣。徐占彪朴勇能战，所部马步，亦颇壮健，恐到肃后，廷旨必责其出关。而甘郡、肃州回氛遍地，无人收拾。且俄人侵占黑龙江北地，形势日迫。兹复窥吾西陲，蓄谋既久，发机又速，不能不急为之备。阁下假期将满，希即挑募数千，率以西行，是为至要。俄人战事与英、法略同，然亦非不可制者。现既代复伊犁，去其国界已千余里，若复长驱深入，如遇能战之军，未有能善其归者。弟本拟收复河、湟后，即乞病还湘。今既有此变，西顾正殷，断难遽萌退志，当与此虏周旋。急举替人，为异时计。想阁下当知我心耳。”

在信中不难看出，左宗棠对成禄出关会合景廉收复乌鲁木齐一事不抱一丝一毫的希望，却盼着刘锦棠早日募勇归来，替自己分忧解困，挽救局面。

陕西巡抚蒋志章的一封公函，由守门亲兵飞速递了进来。

蒋志章在公函里向左宗棠稟称，因本省防军已半年没有发饷，西征粮台和陕西藩库目下挤不出多余的饷粮运往高台，成禄出关的粮饷，只能靠甘肃一省解决了。

望着蒋志章的公函，左宗棠脑海一片空白。左宗棠万料不到，在关键时刻，一直对自己俯首帖耳的蒋志章，开始掣肘了。

“狗娘养的蒋志章，我左老三不把你参回家去，这陕甘总督你来做！”

左宗棠把饶应祺传进来，让饶应祺赶紧打发人到外省去借粮，免得影响成禄大军的行程。

刘锦棠当时所募之勇已齐，计六营三千人，接到左宗棠的信后，知事情紧急，当即率勇成行，无分昼夜赶往安定大营。行前，刘锦棠依例给左宗棠急函一封，约定在安定会师。

左宗棠见信病势登时减去一半。他也顾不得多想，马上亦拔营，取道会宁，到安定扎营等候刘锦棠。

左宗棠到安定的当日，即上奏朝廷，请调前河南按察使现在籍丁忧守制的谭钟麟赴陕甘练习边务，遇有缺出，请旨简用。

谭钟麟是咸丰进士，与左宗棠是一榜同年，湖南茶陵州人，字文乡。谭钟麟在京官至御史，补江南道监察御史，同治三年繁缺知府用，年底经浙江巡抚马新贻奏调，补授杭州知府。同治六年赏道员衔，七年擢河南按察使，旋丁母忧回籍守孝。左宗棠与谭钟麟交厚，亦重其为人之诚，为官之清，于是请调其来陕，想让谭钟麟取代蒋志章而巡抚陕西，免去后顾之忧。

我们现在说说占据肃州的马文禄。

马文禄乃甘肃河州人，回族，本名马四，又名马忠良。原为甘州（现名张掖）提督索文部下小兵头，同治四年与马化龙等一同起义，占据肃州已历六年，自称肃王。马文禄部众原只有三千，后陆续增至一万。陕甘各路回兵被左宗棠督兵击败后，未降回众从各地涌进肃州，使人数猛增至三万有余。他又通过各种渠道，从俄国购进大量洋枪洋炮，使部众攻守能力大为提高，很想和官军较量一番。

成禄久居高台，深知马文禄目前的实力。尽管他与徐占彪会面之后满口答应一定配合徐部人马去攻取肃州，但等徐占彪率部向肃州进发后，他却传命所部各营不得擅动，违令者斩。此次收复肃州，胆小如鼠的成禄是决定隔岸观火了。

徐占彪所部在距离肃州城垣五里左右的地方扎下营盘，想等成禄所部到后再发起攻击，哪知一连等了三天也未等到成禄。

徐占彪知道成禄是不会来了，于是就把各营营官召集到一起，决定独享收复肃州这件大功劳，也让成禄见识一下自己的手段，羞这个满人一羞。

各营于是开始布置，于第二天黎明时分提军围向城垣，旋发起攻击。孰料激战多时，不仅未向城垣靠近一步，兵丁的伤亡数字反倒加大起来。

徐占彪低估了马文禄所部回兵的作战能力，守城回兵手里枪械之精良，也让他大感意外。徐占彪碰了硬钉子，不得不停止攻城，率各营后退十里扎营。马文禄见官军退去，他亦不派兵出城主动来战，只是手抚胡须冷笑不止。

其实，早在徐占彪所部抵达高台时，马文禄就知官军是势必要来攻城的，他却早已盘算妥帖，决定靠持久战法打败来犯之敌。马文禄已经探知官军缺粮乏饷的内情，知其利在速战，他却是一定要反其道而行的。当时，马文禄在肃州城中屯有大量的粮食及上万只牛羊，他不信缺粮乏饷的官军能奈何得了他。

马文禄此次料想得果然不错。此时的徐占彪，存粮的确无多，偏偏硬攻无力，巧取无门，驻守高台的成禄又不肯拨一兵一卒，分明有些骑虎难下。

一贯刚强的徐占彪不得不派出快马火速向左宗棠求援。

左宗棠此时手里的大部分兵力都在围攻河州，抽不出更多的兵力去助攻肃州。左宗棠反复谋划了两天，好歹凑成三营步队一起马队，单委回民将领董福祥为统带，押着两万石军粮，星夜赶往肃州城外的徐占彪大营。

董福祥虽满心的不愿意，但碍于军情紧急，也只得硬起头皮上路。

阿古柏占领新疆多年作威作福，俄国又把伊犁九城生生霸占在自己手里，朝廷好不容易腾出手来向新疆发兵，偏偏肃州“攻剿”又连连受挫！

左宗棠凝目西陲，两眼流出无奈的泪水。

第二节 成禄高台要威风

成禄是新疆乌鲁木齐提督，他的部队本该驻扎在乌鲁木齐。但因为新疆烽烟四起，他无法出关，只能暂时驻扎在高台等待机会。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在高台，成禄竟敢闭城逼饷、对手无寸铁的百姓大开杀戒。

刘锦棠统带新招募的勇士来到安定。

左宗棠精神一振，当日即与刘锦棠会商军情至夜半。

第二天，按照左宗棠的部署，刘锦棠统带新勇赶往河州督战。因为河州的回军正与清军交战，不把河州料理明白，左宗棠不能调集重兵到肃州。

得知刘锦棠到来，河州一带回兵头目马占鳌自知不敌，当日就自缚双臂到刘锦棠帐前请降。刘锦棠大喜，对马占鳌好言劝慰一番，命其招抚旧部。马占鳌于是派出自己的心腹赶往各地，几日光景，就将旧部大半招抚。

河州事平，左宗棠的精神再度一振，病也好去大半，于是自统亲兵五营拔营向兰州进发；刘锦棠则按左宗棠提前的部署，统带老湘军新、老各营开赴西宁作战，以靖省垣周边。西宁是马桂源、马真源兄弟二人的占领地，有部众二万有余。

肃州尽管久攻不下，但为了把后方稳定住，左宗棠经与刘锦棠反复商议后，还是决定先扫清西宁通道，再西顾肃州，以期兵力集中，不用旁顾。

但徐占彪却飞马来见左宗棠，向左宗棠禀报成禄到高台后的所作所为。据徐占彪讲，成禄到高台后，便以即将出关为由开始在当地疯狂抢掠牛羊，遭到百姓拒绝后，他竟然率所部把高台县城包围，逼迫当地回绅用牛羊粮食赎城，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徐占彪已得到密报，高台回绅已派人去向肃州马文禄求援，想求马文禄把成禄所部吃掉，然后便起义。显然，事情正在逐步地恶化。

徐占彪赶到兰州的时候，恰巧乌里雅苏台将军金顺督率所部奉旨来助攻肃州，也来到兰州督署领支军粮。

左宗棠于是让徐占彪先随金顺赶回肃州，同时加派提督宋庆统率的毅军五营赴肃州助攻。行前，为事权归一，左宗棠札委徐占彪总统肃州各路人马。

徐占彪接到命令，登时兴高采烈，金顺和宋庆却把嘴撅起老高。

按着大清国的武官排列顺序，将军、都统、提督都是从一品，但将军、都统不受地方督抚节制，而提督却要受地方督抚节制。照理，将军、都统应该排在提督的前面。如今，左宗棠札委二品总兵衔的参将徐占彪总统前敌各路人马，身为将军的金顺和同为提督的宋庆难免要心怀不满。二人私下想，怎么轮，也轮不到徐占彪做前沿统帅呀。

但左宗棠也有左宗棠的道理。徐占彪现在统辖马步十二营，又有董福祥老湘军三营，人马共是十五营，而金顺所部人马只有六营，宋庆只有三营，左宗棠只能让主力营的统领来总统各军。何况徐占彪久随已故老湘军统领刘松山作战，深得刘松山的真传，作战极其骁勇，金顺与宋庆无法与之相比。

徐、金、宋三将离开兰州后，左宗棠又委派了两名候补道会同甘凉道萧宗翰赶往高台县衙暗会署县管笙，访查成禄到高台后做过的一些不法事情。

成禄是满员，又得上头和宁夏将军署兰州将军穆图善信赖，左宗棠不能不慎重对待。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正月，萧宗翰同着两名候补道由高台返回兰州，据实向左宗棠稟报成禄在高台的种种不法情事，并呈上高台县署理知县管笙的详复。

左宗棠读过详复后不由大怒。

原来，成禄到高台后不仅即委员向县衙勒派杂捐、粮草、车辆、骆驼、牛羊，且向当地各回绅索银累达三十万两，并将不情愿捐银之回绅生员李载宽、赵席珍等二百余人处死，又围困县城达二十二天之久！几乎是在逼迫当地回民百姓造反！管笙讲的这些，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提督衔统兵大员成禄，敢如此胡作非为，莫非吃了熊心豹子胆不成？成禄并没有吃熊心豹子胆，但他在高台县的所作所为却并非密访的人虚报。甘肃是大清非常贫瘠的省份之一，高台则是甘肃最贫瘠的县份之一。高台既非要冲，亦非商贾云集之地，又临近嘉峪关，是千真万确的穷乡僻壤。

旗兵都是饿不得饭的，旗员的布兜里更不能少了银两。成禄提军到高台后，粮